

— INSIDE THE CIA —

特工 (下)

20 世纪隐蔽战线大揭密

[美] H. 凯斯·麦尔顿 / 著
李殿昌 韦 民 / 译



海南出版社

特工 (下)

20世纪隐蔽战线大揭密

[美] H. 凯斯·麦尔顿 / 著
李殿昌 韦 民 / 译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工:20 世纪间谍大揭秘/(美)麦尔顿著;李殿昌,韦民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8

ISBN7-5443-0195-8

I. 特… II. ①麦… ②李… ③韦… III. 情报机构-活动-概况-世界

IV. 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961 号

“Copyright: © 2000 Time 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 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1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2001-51 号

特 工

(美)H. 凯斯·麦尔顿 著

李殿昌 韦民 译

责任编辑 野夫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267 千字

书号:ISBN7-5443-0195-8/E·2

定价:32.00 元

目 录(下)

序曲

中央情报局诞生之前/2

富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4

多如牛毛的特务/9

中央情报局的诞生/11

第一章

冷酷的斗士/13

为争选票的战斗/16

BG 魔鬼行动/23

耗子戏猫/29

跳蚤咬大象/32

极其重要的志愿者/37

隐蔽的中央情报局/41

秘密地道/46

第三帝国的一件藏宝/47

狡猾的女特务/49

情报行当里的器材/54

第二章

发动政变和推翻政府/67

危地马拉的政变/74

政变气候/87

高空飞行的特务/88

目的地:古巴/92

2506 旅/98

加勒比海灾难/103

神经战/115

第三章

混乱的年代/125

赴越使命/126

打一场秘密战争/130

一个高深莫测的游击队首领/136

第一颗间谍卫星/142

凤凰起舞/144

纠偏/148

兰利的灰灵魂/150

克格勃与刺杀肯尼迪/153

水门事件/158

美国航空公司：中情局在老挝的支柱/165

接连不断的揭秘/174

第四章

进入残局/187

凯西主持下的中央情报局/192

俄国的“越南战争”/202

一张盘根错节的网解开了/208

内部叛徒/214

被处死刑的人/218

后记

新世界,新使命/227

冷战遗留物/228

地上和空中的特务/230

把恐怖分子当作目标/232

新时代的新雇主/233

下 篇

序曲：

中央情报局诞生之前

像 1200 万美国军人的大多数人一样，威廉·科尔比少校热切盼望离开军队，过自己的生活。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满一个月，25 岁的科尔比就准备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继续他的学业。

但他还得完成最后一件差事。9 月 28 日，他与战略情报局（二战时情报机构）将近两千个人一起，参加一个告别招待会。告别招待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旱冰场里举行。旱冰场是战略情报局一个单位，情报局的总部离它不远，就在市内的福基博登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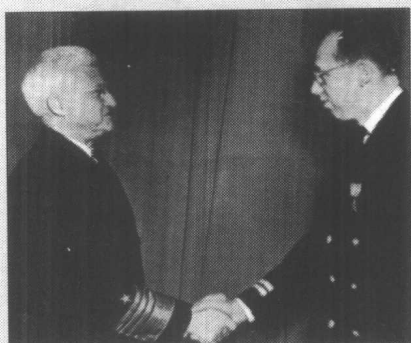
战略情报局要解散了，局长威廉·J·多诺万少将对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机构的人员作了一番褒奖，称此机构是将情报搜集与胆大包天的特务阴谋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一次非凡的试验”。科尔比写道，当招待会继续进行之时，他想到他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一次他奉命去帮助法国抵抗运动，降落伞却鬼使神差地把他送到一座德国军队驻守的小城，好不容易才躲开搜捕。此刻他坐在旱冰场里参加告别晚会，陷入沉

1954 年苏联叛逃者伊戈尔·古赞科的脸用头巾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在加拿大电视台亮相。9 年前，他揭露了苏联间谍活动情况，使此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情报斗争显出端倪。





战略情报局里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有（顺时针方向，从上到下）深入敌后的威廉·科尔比；艾伦·杜勒斯，是在瑞士活动的特工大师；以及威廉·凯西，照片上显示他在接受铜质勋章。理查德·赫尔姆斯策划了在欧洲的情报工作。这里没有显示他的照片。



思，“情报战结束了”。

但好景不长。自美国 and 苏联之间激烈的冷战争开始后，两年之内，战略情报局又死灰复燃，成了中央情报局，或称中情局（CIA），很快，科尔比和在旱冰场光滑地板上尽情享受他们最后一次晚会的许多人又重操旧业，再度干起间谍勾当。

富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

创建战略情报局的人是头脑坚定的多诺万，人们通常叫他“野蛮的比尔”，虽然这很少是指他脸的长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诺万就得了这个雅号，那时他率纽约第 165 爱尔兰步兵战斗团作战，三次负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看上去已不野了。那时他年近花甲，满面红光，两眼碧蓝透彻，头发银灰色，态度和蔼可亲。他成了华尔街一位富有的律师。

1941 年，他与他在法学院求学时的同室好友罗斯福交谈后，便创建了名叫 COI 的情报机构，COI 是“信息协调局”的缩写。1942 年初，这个协调局便成为战略情报局。作为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很快就在世界各地到处奔忙。他详细设计了一个绑架希特勒的方案，也搞了一个逮捕墨索里尼的计划。诺曼底登陆的第二天，他置命令于不

顾，冒着德国机枪扫射登上了犹他海滩。每当遇有最富挑战性的建议时，他往往强烈要求说：“让我们试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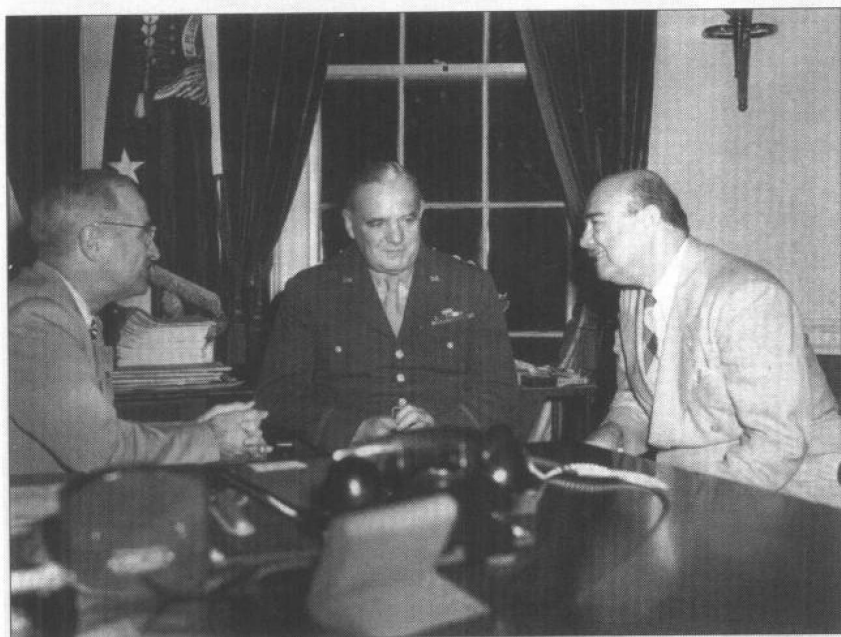


诺万采取行动的激情相结合，战略情报局的这种作派事实上后来就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原型。战略情报局里的秘密情报局专门从事间谍

将情报搜集与多活动，比如说，发现德国飞机制造厂具体位置的的特务们所做的工作。特别行动局负责进行破坏和支援诸如南斯拉夫游击队（他们牵制了德国 15 个师）等抵抗运动战士。色彩较平淡，然而重要性也许更大的情报研究和分析局——就是所谓坐办公室的情报军官的部门——他们将从实地送回的情报与从杂志及其他公开来源筛选出来的情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战略情报局还有其他几个部

下面，“杰德堡”小组准备跳伞。该组通常由三人组成——一个战略情报局人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抵抗运动战士——这些小组支援欧洲敌占区里的抵抗运动力量。





门，包括一个为武器、电台以及更为神秘的器具制造配件的工厂，一个“黑色宣传”组——负责打击敌方士气的工作——他们经常散布假消息，瓦解敌军斗志。

上图，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9 月与神情忧郁的比尔·多诺万(中)会见前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一周后，杜鲁门取缔了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

战略情报局里有许多社交界名流和常青藤联合会会员，难怪爱说笑打趣的人把战略情报局缩写“OSS”说成是(Oh, So Social) (“啊，真的社交很广”)的缩写了。除梅隆、范德比尔特等大名鼎鼎的人外，多诺万还吸收了教授、医生、科学家、军人甚至演员。好莱坞明星斯特林·海登指挥一支游艇船队，出没于被德国封锁了的亚德里亚海岸线。朱莉娅·麦克威廉斯先在锡兰(现名斯里兰卡——译者)，然后在中国窃取秘密文件。她后来结婚，并以“法国厨师长朱莉娅·蔡尔德”出了名。尽管多诺万是铁杆共和党人，但他麾下也兼容了不少左翼同情分子，因而保守派把 OSS(战略情报局)说成“啊，社会主义味道真浓!”(Oh, So Socialist!)

战略情报局在世界范围里已发展了近 1.2 万名全职工作人员，包括欧洲敌占区里的许多难民，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由于与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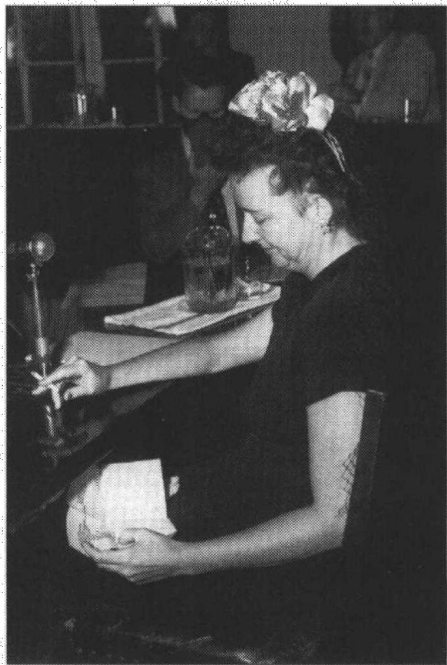
蒂冈驻日本的使者有了接触,从而获得轰炸日本目标的情报,战略情报局还在缅甸组织了一支由一万克钦族人组成的队伍。据说克钦族每损失一人,就要杀十个日本人抵命。当欧洲战争刚结束,战略情报局的人就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将德国沃纳·冯·布朗手下造导弹的人马捕获,苏军压根儿未能沾上他们的边。

二战远未结束之前,多诺万就为战后战略情报局的未来争取多方支持。1944年11月他给罗斯福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建议战争结束后将战略情报局改为独立的“中央情报署”,与军方脱钩。情报署与战略情报局一样,既搜集情报,也“在国外进行颠覆活动”,但不能在美国境内活动。多诺万并说,战略情报局有完成其任务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那时,多诺万的设想遭到激烈的攻击。陆军和海军拼命护住它们自己的情报系统,国务院也决不容忍有人在对外事务中与其竞争。联邦调查局则要将拉丁美洲的情报业务掌握在它的手掌之中,局长J·埃德加·胡佛当然希望保持原状不变。他将多诺万的秘密备忘录透露给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沃特·特罗安。特罗安于1945年2月9日刮起一阵狂风:“一项新的交易正考虑创建一个权大势重的情报部门,对战后的世界进行特务活动,对国内公民的生活进行窥视。”国会里还有些人将酝酿中的情报署与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在风暴平静下来之前,罗斯福总统将此想法搁置了起来。随着,在1945年4月,他

前苏联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1948年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作证,列举了她在美国政府里的联系人。她1945年交待的材料使美国大吃一惊。



莫斯科发往纽约的密码电报——后来被陆军“维诺纳”侦听站破译——的第一页，要求搜集核裂变资料。

与世长辞，多诺万的希望也随之凋谢了。他跟罗斯福的继任哈理·S·杜鲁门总统关系不密切。撇开个人因素不谈，杜鲁门也担心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有可能变成秘密警察。此后，一份政府报告里列举了某些战略情报局官员贪污和搞裙带关系的行为。多诺万为争取公众支持，他孤注一掷了，将战略情报局以往辉煌战果的细节给了媒体。

但是，1945年9月20日，就是溜冰场里告别招待会举行之前的一星期，杜鲁门总统发布《9621号总统行政令》，终止了这个组织。

即使杜鲁门在解散战略情报局之前，他也把该局的一些资源保留了下来。他将秘密情报局和特别活动局并入陆军部，将研究分析局并入国务院。杜鲁门当然看出需要有个协调情报系统的部门。他后来说：“我有二百个不同渠道给我送来情报，就是没有人为我作归纳提炼。”

也是在这时候，国务院、陆军部以及海军部为控制情报工作打得不亦乐乎，关于拟议中新的国防部组成的战斗也打得不可开交，使上述问题更加复杂化起来。一位战略情报局前副局长甚至建议情报私有化，即由IBM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来提供情报服务。1946年1月，杜鲁门作了一个折衷方案。他组建了“中央情报小组”，所需的钱和人由三个部门出。但情报小组人手太少，很快就看出它不能发挥作用。

由于冷战开始，杜鲁门更倾向于成立一个高效的情报部门。二次大战后不久，苏联红军很快又控制了波兰和罗马尼亚，而希望亲共和亲西方两派之间的内战又接踵而来。1946年2月，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有如晴天霹雳的演说，声称与资本主义的一场战

争是不可避免的。三月,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宣布欧洲大陆的“一道铁幕已经落下”。

多如牛毛的特务

跟苏联人关系日趋紧张,有关苏联在北美特务活动规模的新的情报也浮出水面。由于伊戈尔·古赞科(苏联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使馆机要员)的变节,于是有了第一次震惊。1945年9月5日晚,古赞科将机要室里最敏感的电报仔细挑选出来,缝进衣服。又对领导手写的日记如法炮制,作了同样处理。然后他诚恳地对加拿大官员说出了他和他身怀六甲的妻子斯维持拉娜叛逃的愿望。然而加拿大外交部不相信他的故事。第二天夜里,(苏联)大使馆几个官员打开古赞科的房门去逮捕他。古赞科躲进邻居家,直到皇家加拿大骑警来将他带走。

古赞科的文件详细说明难以计数的苏联特务在搜集雷达、原子弹、美国

一块挂在铁丝篱笆围墙上平淡无奇的牌子是坐落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福吉博顿区里中央情报局早期总部的标志。



驻军等绝密材料。他揭发了英国原子能科学家艾伦·纳恩·梅(此人将造原子弹材料铀-235的样品给了莫斯科)。古赞科透露的情报在加拿大和加南方邻国的高级官员中刮起一阵阵冲击波。杜鲁门说,“俄国人在美国肯定有同样的透渗”。

那年秋天,果然不出所料,毕业于瓦瑟大学、美国共产党党员伊丽莎白·特里尔·本特利告诉联邦调查局,美国政府许多部门也被渗透了。二次大战中,本特利充当苏联特务与十几个美国政府机构,包括陆军部里联系人之间的交通员,代号为“漂亮的姑娘”。她穿梭在华盛顿和纽约苏联主子之间,她织毛衣的袋子里放了多至40卷有关政府敏感文件的微型胶卷材料。

本特利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而进入间谍世界:她爱上了克格勃官员、美共高层人物雅各布·戈洛斯。她觉得这个年岁较大、比较平淡的人“敏捷、尖锐、透彻”,而且“身体强壮”;在此后的回忆中,她仍称他是“理想的共产党人”,不过,现在她决定改弦易辙,供出了80多个当过特务或只是不谨慎而成为“有情报价值的人”,其中包括助理财政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白宫顾问劳克林·柯里,以及邓肯·C·李少校(多诺万本人的助手)。

陆军一个代号为“维诺纳”的信号侦听站(1995年前它的内情不能向公众透露)部分证明古赞科和本特利揭发的材料属实。“维诺纳”肩负破译苏联外交电报的艰巨任务,1940-1948年间,它破译了三千多份秘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尽管这项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在苏联机要员古赞科提供情报而完成的,但重大突破发生在1946年夏,当时语言学家梅雷迪思·加德纳破译了把英文字母译成密码的“拼写表”。

即使如此,要把每份苏联密码文件揣摩出来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几年来“维诺纳”的解密能力总是落后于事态发展。例如,过了几年以后,“维诺纳”才证实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以及美国人朱利叶斯·罗森堡二战期间积极参加了特务网,罗森堡妻子埃塞尔知道此事;但由于“维诺纳”工作的机密性,即使到了此刻也不能将这些证据拿到法庭上。不过到了1947年初,“维诺纳”已经破译了大量密码文件,证明几十个美国人在为或曾经为苏联人工作,这预示着此

后几十年东西方情报战将有一番激烈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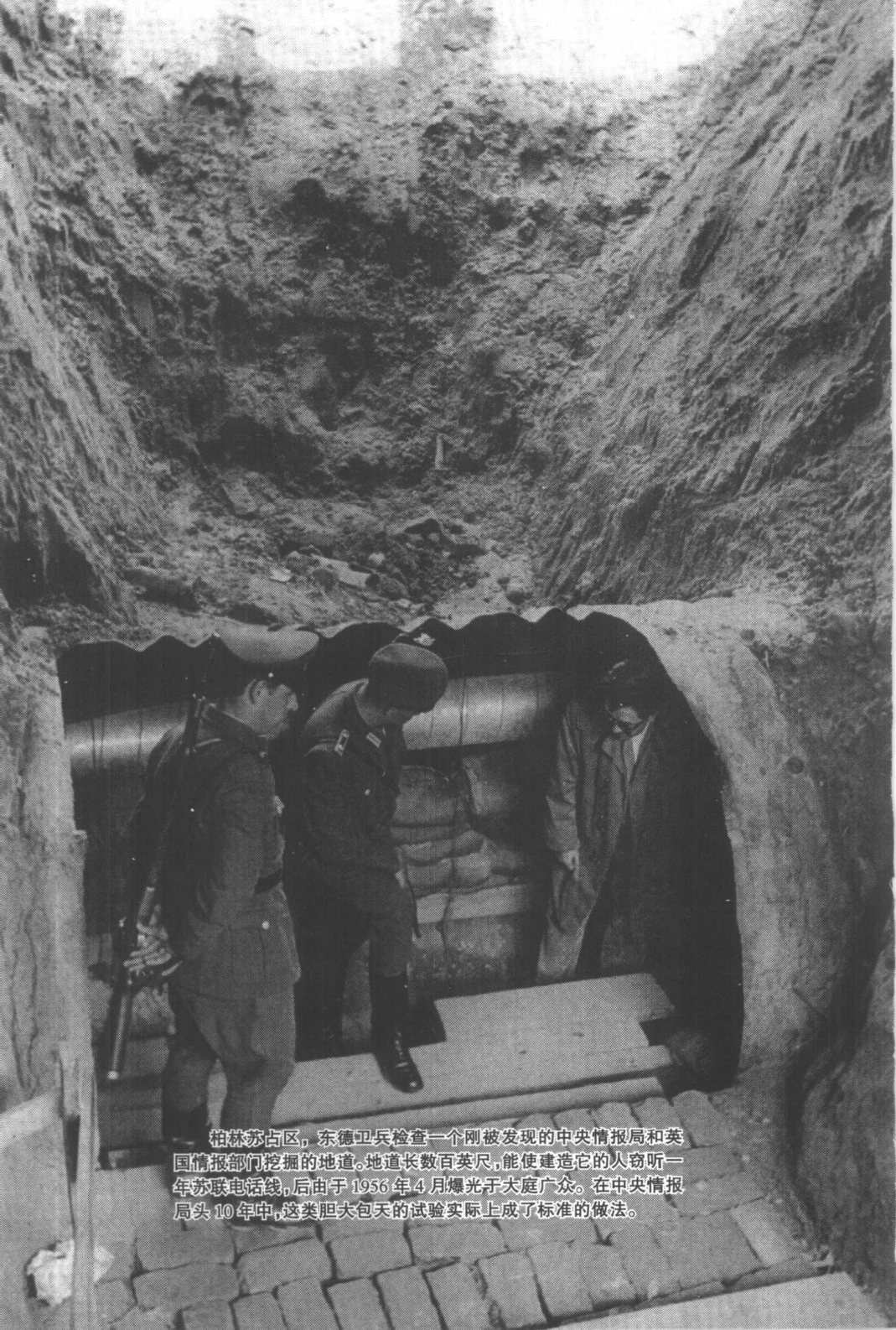
中央情报局的诞生

与此同时,美国对斯大林在欧洲的意图日益关注。采取了几项决定性措施。1947年3月,美国总统阐述了他的“杜鲁门主义”,呼吁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以支持自由民族,他们在抗击全副武装的少数派的投降企图,他们在抵御外来势力的压迫。”并在6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提供大规模援助。

在国内,由于报纸刊载了几篇重新分析二战前几个情报工作不力的案例的文章,还有些人强调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因而公众对成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情报局开始慢慢改变他们的保留态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总的来说,大家都同意,今天一个好的情报保障就是第一道防线”,而且立法人员也同意此说。1947年7月,国会批准《国家安全法》。这项法案将空军列为单独的军种,又把三个军种统一起来,归国防部长领导,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还成立了“中央情报局”。比尔·多诺万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

中央情报局与其前任“中央情报小组”不同,情报局是独立部门,它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报告。它像战略情报局一样,可自己雇佣人,有自己的预算。它除了协调情报工作(这是它的主要职责)外,法律还为它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他职能”敞开大门。

这些东西的许多方面都是两年半以前多诺万曾经提出的。尽管几位颇有影响的朋友帮他游说,然而多诺万未能出马领导这个新组建的情报局,这个差事而是给了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他在二战时掌管太平洋海军情报工作,而且此刻正担任中央情报组的主管。在希伦科特和以后几任局长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很快在远东、西欧、中亚以及其他地方承担起广泛、神秘和危险的战略情报使命。



柏林苏占区，东德卫兵检查一个刚被发现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部门挖掘的地道。地道长数百英尺，能使建造它的人窃听一年苏联电话线，后由于1956年4月曝光于大庭广众。在中央情报局头10年中，这类胆大包天的试验实际上成了标准的做法。